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包公案 – 百家公案 第二十八回 判中立謀夫占妻

斷云：大抵開元不可輕，口能招禍又傷身。

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話說宋仁宗寶元年間，河南汝寧府上蔡縣，有巨富長者姓名金彥龍，年逾六十歲，與妻周氏生有一子，名喚金本榮。年二十五歲，娶媳婦江玉梅，年逾二十，嬌容美麗。至親四口，全靠解當度日。忽一日，金本榮在長街市上算了一命，道有一百日血光之災，除是出路躲避，方可免得。本榮自思，有房兄金本立在河南府洛陽經營，不如去那裡躲災避難，二來去彼處經營。遂到家與父母道知其故。金彥龍道：「我有玉連環一雙，珍珠百顆，把與孩兒將去哥哥家貨賣，價值一十萬貫，不知孩兒意下如何？」金本榮聽了父言，喜不自勝，即就領諾。

正言之間，旁邊轉過媳婦江玉梅，向前稟，曰：「公婆在上，丈夫在家，終日則是飲酒，若帶著許多寶貝前去，誠恐路途有失，那時悔不及矣，怎生放心叫他自去？妾想如今太平時節，媳婦願與丈夫同去，不知公婆意肯從否？」金彥龍曰：「吾亦正慮他好酒誤事，若得媳婦同去最好。今日是個吉日，便可收拾起程。」即將珍珠、玉連環付與本榮，吩咐：「過了百日之後便可回來，不可遠遊在外，使父母掛心。」金本榮應諾，拜辭父母離家。時遇春天，桃紅柳綠，城外踏青遊玩者並肩相隨。時人有詩為證：春來何處不繁華，不獨公侯富貴家。

苑囿好花開玉蕊，郊原芳草長銀芽。

半溪煙水生銀浪，八洞晴雲鎖錦霞。

任是風流閒子弟，迎眸送目到天涯。

金本榮夫婦行至晚，尋入酒店，略具杯酌。正飲之間，只見一個全真先生走入店來，但見：頭縮雙仙丫角，身穿皂布道袍。腳踏兩隻麻鞋，手執繫殼扇子。威儀凜凜，道貌堂堂。

那先生看著金本榮夫婦曰：「貧道來此抄化一齋，不知心誠否也？」金本榮平生敬奉玄帝，一心好道，便邀先生：「請坐同飲。」先生曰：「金本榮，你夫婦兩個何往？」本榮大驚曰：「先生，吾與爾素未相識，何以知某姓名？」先生曰：「貧道久得真人傳授，吉凶靡使不知，今觀汝二人氣色，目下必有大災臨身，切宜兢兢謹慎可也。」本榮曰：「某等凡人，有眼如盲，不知趨吉避凶之方，況兼家有父母在堂，先生既知休咎，望乞憐而救之，久當不忘大恩也。」先生曰：「貧道觀汝夫婦行善已久，豈忍坐視不救乎？今賜汝兩丸丹藥，二人各服一丸，則自然除免災難矣。但汝身邊寶物牢收隨身，知汝有難，可奔山中來尋雪澗師父。」道罷相別。

本榮在路，夜住曉行，不則一日，將近洛陽縣。忽聽得來往人等紛紛傳說：「西夏國王趙元昊欲興兵犯界，居民各自逃生，汝二人不可前進，進則恐有疏危矣。」本榮聽罷傳聞之言，思了半晌，乃謂其妻江玉梅曰：「某在家中交結得個朋友，喚做李中立。此人在開封府鄭州管下汜水縣居住，他前歲年來我上蔡縣做買賣時，我曾多有恩與他。今既如此，不免去投奔他，那時再作計較。」江玉梅從其言。本榮遂問了鄉民路徑，與妻直到李中立門首，先托人報知。李中立聞知，即整衣出迎本榮夫婦入內坐下。相見已畢，茶罷，中立問其來情，本榮即以因算命欲要來躲災事：「承父命將珍珠、玉連環往洛陽經商，因聞西夏欲興兵犯境，將來投奔兄弟。乞看往日之情，乞賜海容，足見厚義之意。」中立聽罷，細觀本榮之妻生得美貌，心下生計，遂對本榮言曰：「洛陽與本處同是東京管下，西夏國若有兵犯界，則我本處亦不能免。小弟本處有個地窖子，倘賊來時，賢兄放心且住幾時，只從地窖中躲避，管取太平無事矣。況兼朝廷有官軍收捉賊寇，賢兄何必憂哉。」便叫家中置酒相待，又喚當值李四去接鄰人王婆來家陪侍。李四領諾，去了多時，王婆就來相見，邀請江玉梅到後堂與李中立妻相相待已畢，至晚收拾一眼房與他夫妻安歇。

過了數日，李中立見財色動心，暗地喚李四吩咐曰：「吾去上蔡縣做買賣時，被金本榮將本錢盡都賴了，今日來到我家，他身邊有珍珠百顆、玉連環一對。你今替我報這冤仇，可將此人引誘至無人處殺死，務要刀上有血，將此珠玉二物並頭上內頭巾前來為證，我即養你一世，決不虛謬矣。」李四見說，心中喜不自勝。二人商議已定，次日李中立謂金本榮曰：「吾有一所小莊，莊有一空窖在彼，賢兄可去一看。若中兄意下如何？」

本榮不知是計，遂應聲曰：「賢弟既有莊所，吾即與李四同往一觀。」當日乃與李四同去。原來金本榮寶物日夜隨身。

二人趕到無人煙之處，李四腰間拔出尖刀，言曰：「小人奉李長者嚴命，說你在上蔡縣時，你曾賴了他本錢，今日來到此處，叫我殺你。並不管我之事，你休得有怨於我。」遂舉刀向前來殺。本榮見了，驚得魂飛天外，連忙跪在地下，苦苦哀告曰：「李四哥聽稟，他在洛陽之時，我多有恩在彼。他今見我妻美貌，恩將仇報，圖財害命，謀夫占妻，情實冤慘。乞念我家有七旬父母，無人侍養，饒我殘生，則陰功莫大矣。」李四聽說，言曰：「只是吾承主命，就要寶物回去。且問汝寶物現在何處？」本榮曰：「寶物隨身在此，任君拿去，乞放微生。」

李四見了寶物，乃又言曰：「吾聞圖人財者不害其命。今已有寶物，更要取你帶的頭巾為證，又刀上要見血跡，方可回報，不然吾亦難做人情矣。」本榮曰：「此事容易。」遂將舌頭咬破，噴在刀上，遍有血跡。李四曰：「我今饒汝性命，你可急往別處去躲，不要連累於我。」本榮曰：「吾得性命，就如放龍歸海，似虎歸山，不受羈絆，自當遠去矣，安敢有累於君哉？」

遂即拜辭而去。當日李四得寶物急急回莊，送與李中立。中立大喜，吩咐置酒在後堂，請嫂嫂江玉梅敘情。此時正值秋夜之景，國朝江春江先生有詩一首吟秋夜，極是精切，因附錄於此，曰：

昨夜書樓夢不成，寂無金鼓自心驚。

月穿疏牖貢秋色，風過平林作雨聲。

近有砌蛩添愴悴，遠來邊雁帶悲鳴。

聖朝自有通賢路，不問平洋草莽行。

話說李中立設宴，請江玉梅敘情。玉梅見天色已晚，乃謂中立曰：「叔叔令丈夫去看莊所，緣何至今不見其回？」李中立曰：「吾家頗亦豐富，賢嫂與吾成其夫婦，則亦快活一世也，何必掛慮丈夫乎？」玉梅曰：「妾丈夫見在，叔叔出此牛馬之言，心中豈不自恥？」李中立見玉梅秀麗，乃向前攙住求歡。

玉梅大怒，將中立推開，言曰：「妾聞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妾夫又無棄妾之言，妾安肯傷風敗俗以污名節乎？今實要厚妾，只要叫吾丈夫與妾一語，妾寧死而不受辱也！」李中立笑曰：「汝丈夫今日已被我殺死矣，若不信，吾將物事來觀，以絕念慮。」

言罷，即叫李四將寶物丟在地上，言曰：「娘子，你看這頭巾，刀上有血，你若不順我時，想亦難免其死矣。」玉梅一見寶物，哭倒在地。中立向前抱起，言曰：「嫂嫂不須煩惱，汝丈夫已死，吾與汝成其夫婦，諒亦不玷厚於你，何故執迷太甚乎？」

言罷，情不能忍，又強欲求歡。玉梅自思：「這賊將妾丈夫謀財害命，又要謀妾為妻，妾若不從，必遭其毒矣。」遂與中立言曰：「妾有半年身孕，汝若要妾成其夫婦，待妾分娩之後再作區處。否則，妾實有死而已，不願與君為偶矣。」中立自思分娩之外，諒不能逃，遂從其所言，就喚王婆吩咐曰：「汝同這娘子往深村中山神廟裡安歇，我有一所空房在彼，汝可將她藏在房中，等她分娩之後，不論男女，將來丟了，待滿月時，報我知會，那時成親亦未晚也。」當日王婆依言，領玉梅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話說本榮父親金彥龍在家，念兒子、媳婦不歸，又無音信，彥龍乃與妻將家私封記，收拾金銀，沿路來尋，在路不題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江玉梅在山神廟邊空屋中已過數月，忽一日肚疼，生下一兒。王婆近前言曰：「此兒只好丟在水中，恐李長者得知，害人性命。」玉梅再三哀告曰：「今他父親痛遭陷劫，看此兒亦投三光出世，望乞垂憐，待他滿月，丟了未遲。」王婆見玉梅情有可矜，心亦憐之，只得從其所言。

不覺又是滿月，江玉梅寫了生年月日，放在孩兒身上，丟在山神廟中，候人抱去撫養，留其性命。寫道：「河南汝寧府人氏，金勝祖，年一歲，十月十五日午時生。」寫畢，遂與王婆抱至廟中，正是：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。

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。

元來山神使令金彥龍夫婦來這山神廟問其吉凶，入得廟來，卻撞見江玉梅。公婆二人大驚，問其夫在何處，玉梅低聲訴說前事。彥龍聽了，苦不能忍，正欲具狀告理，卻值包公訪察緝知其事。次日，即差無情漢領著關文一道，逕投河南府洛陽縣，下了拘拿李中立起解到台令。左右將李中立重責了一百，暫且收監。未及審勘，王婆又欲充作證見憑，玉梅報謝：「後當報答。」包公令金彥龍等在外伺候。

且說金本榮自離了汜水縣，無處安身，逕來山中，撞見雪澗師父，留在庵中修行出家，不知父母妻子下落，心中愁悶不樂。忽一日，師父與金本榮言曰：「我今日叫你去開封府抄化，有你親眷在彼，你可小心在意，回來叫我知道。」金本榮拜辭了師父，逕投開封府來，亦與金彥龍父子相見，同到開封府前。

正值包公升廳，金彥龍父子即將前事又哭告一遍。包公即令獄中取出李中立等審勘。李中立不敢抵賴，一一供招：「實貪財謀害，強佔伊妻，所供是實。」包公吩咐取面長枷，枷鐐鎖肘，送下死囚牢去。將李中立家財，一半給賞李四，一半給賞王婆，追其寶貝給還金本榮，俱各無罪。李中立妻發邊遠配軍。具奏，朝廷文書下來，勘問得李中立違法，謀害人命已存，其情實是難恕。謀占妻未成奸，律法難容，合該處斬，以戒後人。次日包公令左右人等，牢中取出李中立開了長枷，押赴市曹處斬首示眾已訖。時人有詩歎曰：禍福昭彰本在天，休將報應作徒然。

暗中神鬼分明見，若不亡家定減年。